



嘉尔曼·高龙巴

【法】梅里美◎著

徐潜◎主编 郎宏香◎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嘉尔曼·高龙巴

【法】梅里美◎著

徐潜◎主编 邸宏香◎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嘉尔曼·高龙巴/(法)梅里美(Merimee, P.)著;邸宏香译写.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9 (2010.4 重印)

ISBN 978-7-80626-231-3

I. ①嘉... ②高... II. ①梅... ②邸...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1605 号

嘉尔曼·高龙巴 Jiaerman Gaolongba

原 著 【法】梅里美 Merimee, P.

主 编 徐 潜

译 写 邸宏香

责任编辑 张 克 张雪霜 钟 杉

封面设计 原创在线

插 图 北京灵动之翼工作室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5

印 数 5 001—8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626-231-3

定 价 10.00 元



导 读

嘉尔曼是一位能歌善舞、伶俐泼辣、野性十足而又妩媚动人的吉普赛女郎。她无视国家法律的存在，不受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习惯我行我素，甚至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她的职业就是去偷、去抢，只要有利可图，她就到处去走私行骗，甚至出卖色相。作者把她刻画成一朵色彩繁杂的“恶之花”，同时也赋予她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她是一个社会的叛逆者，以“恶”的方式来反抗社会；她又是一个独立不羁性格的典型，最珍视个性自由，不愿忍受任何束缚，即使面临死亡的威胁也不退步，最终为此付出了整个生命。

高龙巴是科西嘉山区一位美丽善良、机智强悍、果敢大胆的山村姑娘。她为报杀父之仇，不在乎上流社会的“体统”和是非标准，目无统治阶级的法纪权威，以惊人的胆识和智慧，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引导哥哥走向成功的复仇之路，并戏剧性地帮助哥哥赢得了一位英国高贵小姐的纯真爱情。梅里美把她塑造成了一朵机智勇敢的“善之花”。

作者梅里美是法国十九世纪的一位著名作家，也是十九世纪文学界一位最精细、最具有雅趣的艺术家。他出生于巴黎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都擅长绘画。在这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环境里，使梅里美从小就具有了艺术的才能和鉴赏力。青年时期，他已经成为一个精通多种外语、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





Gautier · Gargamelle

知识的学者，这一切使他成为十九世纪法国作家中最具精湛的文化艺术修养的一人。《嘉尔曼》和《高龙巴》是他小说的代表作，这两部小说悬念迭出，高潮突起，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读后令人回味无穷。





目 录

嘉尔曼	1
高龙巴	41





嘉尔曼

嘉尔曼·高龙巴



珍藏图文版

1

地理学家们都说古战场门达在巴斯图利一波尼地区，靠近今天的蒙达。据我个人对无名氏所著《西班牙战争》的内容及奥苏那公爵的藏书中推断，应该到蒙蒂利亚附近去找这个古迹。为了把这个疑点弄清楚，1830年初秋，我进行了一次长途跋涉。在即将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希望能解除那些求实的考古学家的疑虑。在我的论文尚未解决这个困扰他们的问题前，我先给您讲一个故事，它不会妨碍门达的地理位置这个有趣的问题。

我在科尔多瓦雇了一个向导，租了两匹马，便出发了。随身的全部行李，只有恺撒的《出征记》和几件衬衫。一天，我在加塞那平原的高地上来回奔跑，受尽烈日的煎熬，突然发现一片沼泽。我想，追本溯源定会找到更清澈的泉水。一进峡口，我的马便失声嘶鸣，另一匹我看不见的马立即随声应和。我走了不到百步，峡谷豁然开朗，在我面前呈现出一片天然的圆形空地，四周危岩耸立遮天蔽日。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世外桃源，但一个男人早已在那里休息，马嘶声把他惊醒，他立刻站起来朝他的马走去。这是一个粗壮的青年汉子，中等身材，目光阴沉而傲慢，皮肤被太阳晒得比头发还黑。他一手牵着马的缰绳，另一手握着一支短统枪，这确实让我感





到有些恐慌。但心里又想，我的那些随身衣物他拿去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我朝那拿枪的汉子随便点点头，还微笑着问他是否打扰了他的睡眠。他默不作声，却从头到脚地审视我，看来审视结果还不错，便同样打量起我的向导。向导突然脸色变白，显然他十分害怕。遇见坏人了！我心里想，可谨慎马上提醒我不动声色。我下了马，跪到泉边喝水。这时我留意向导和陌生汉子，前者十分做作，后者看起来并无恶意，枪口已经朝下了。

我没有因别人不尊重我而生气，躺在草地上装作没事的样子问那汉子带没带火石。顺手拿出我的雪茄烟盒。那汉子始终不说话，在口袋里摸了一阵，拿出他的火石为我点着了烟，显然和气起来，竟然坐到我的对面，不过仍然是枪不离手。雪茄点着了，我又从烟盒中选出一支最好的，问他抽不抽烟。

“是的，先生。”他回答。

这是我听到他讲的第一句话，我发现他发“S”这个音不像安达卢西亚口音，所以我推断，他同我一样也是旅客，只是对考古并不在行罢了。

“这一支最好，”我边说边递给他一支真正的哈瓦那雪茄。

他向我微微点了点头，用我的雪茄点燃了他的雪茄，又向我点头致谢，然后十分痛快地抽起来。

“啊！”他一声叹息，同时慢慢地从嘴巴、鼻孔里喷出第一口烟，“我好久没抽烟了！”

在西班牙，接受一支雪茄烟就算建立友情，好像在东方分吃面包和盐一样。出乎意料，那汉子竟十分健谈，他自称是蒙蒂利亚人，却不十分熟悉周围的村落、山谷。我问他附近有没有断壁残垣，卷边的大瓦和雕刻的石头，他老实承认他从来不注意这些东西。可是，他对马却很有研究。他轻而易举地批评了我的马，接着又自豪地卖弄起他的那匹马，说有一次它一天跑了一百二十多公里。陌生汉子讲到兴头上，突然停住，似乎不满意自己的话太





多——“那是因为我急于赶到科尔多瓦，”他有些尴尬，“我有一件案子要向法官申诉……”他支支吾吾，牵强地解释着，边说边看我的向导，向导马上垂下了眼皮。

这地方既有树荫，又有泉水，使人心旷神怡。我叫向导取出面包、火腿，并邀请这位外人共享我的临时便餐。他简直是在狼吞虎咽，我的向导却吃得很少，沉默寡言，这同刚出发时能调能侃的他相比真是天壤之别。生客在场似乎让他局促不安，我却猜不出真正的原因。

我们把食物一扫而光，最后的一点儿面包屑和火腿渣都打扫得一干二净，每人又抽了一支雪茄烟。然后，我命令向导牵马。正当我要向新朋友告辞时，他却问我打算在哪儿过夜。

我没注意到向导给我的暗示，说准备到居尔沃客店住宿。

“先生，像您这样的人物，住那鬼地方……我也去那，如果您允许的话，我们一起走吧！”

“太好了！”我边说边骑上了马。

向导为我托着马镫，又给我递了一个眼色。我耸耸肩安慰他，表示让他放心。于是，我们上路了。

安东尼奥那些神秘的眼色，他的惴惴不安的神态，陌生汉子说漏嘴的几句话，特别是一口气奔马一百二十多公里，以及他的不合理的解释，早已在我心中形成对这陌生人的看法。我毫不怀疑他是土匪或走私贩，但我并不害怕，反而觉得是一种可靠的保护。但愿我能慢慢引导他对我说些真心话。我不顾向导的眼色，把话题径直引到一些江湖大盗身上。我怀着敬意讲开了何塞-玛丽亚的英雄故事，那陌生汉子却冷冷地说：“何塞-玛丽亚只不过是这个小丑。”我暗自思量着，他这是过分谦虚，还是自我评价呢？我仔细端详这位同伴，一点也不错，一定是他。金黄头发、蓝眼睛、大嘴巴、整齐的门牙、一双小手；精致的衬衫，银扣丝绒上装，白皮护腿，一匹栗色的马……毫无疑问，安达卢西亚的许多城门上都有告示，标明



此人的相貌特征。不过，既然他隐姓埋名，我们还是尊重他的意愿吧！

到了客栈，正如他所描绘的那样，这家客店是我平生遇到的最糟的一家。一间大屋既做厨房，又做饭厅和卧室。只有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老太婆一看见我的伙伴就喜形于色，情不自禁地喊道：“啊！唐何塞老爷！”

唐何塞眉头一皱，老太婆立刻闭上了嘴。晚餐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酒足饭饱之后，发现墙上挂着一只曼陀铃，我问小姑娘会不会玩。

“不会，”她回答说，“但唐何塞弹得可好了！”

“那么能否请君为我高歌一曲，”我对唐何塞说，“我非常喜爱你们的民族音乐。”

“我不能拒绝您这样的正人君子，而且你给了我那么名贵的雪茄。”唐何塞高兴地自弹自唱起来，他的歌声粗犷豪放，十分悦耳，曲调悲凉，歌词我一句也听不懂。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对他说，“您唱的不是西班牙曲子，歌词大概是巴斯克语吧！”

“是的。”唐何塞带着阴郁的神气回答。

他把曼陀铃放在地上，开始盯着奄奄欲熄的火堆，表情古怪而忧郁。我的向导站起来，让我同他到马棚去，一句话让唐何塞如梦初醒，粗暴地问他要到哪里去。

“上马棚去。”向导回答。

“干吗？马有的是吃的。睡在这儿，先生会同意的。”

“我怕先生的马生病，让他去看一看，也许先生知道该怎么办。”

显然，安东尼奥想单独同我说话，可我不愿意引起唐何塞的怀疑，根据当时的处境，我认为最好是对他表示绝对的信任。所以，我回答安东尼奥说，我对马一无所知，并说我想睡了。于是，唐何塞跟他到马棚去了，不一会儿，他却一个人回来了，他说马安然无





恙，不过我的向导把牲口看成宝贝，用上衣擦马身，使它出汗，他打算通宵干这项安闲的工作。这时候，我已经躺下，唐何塞请我原谅他斗胆睡在我身旁，在躺下以前，没有忘记把短统枪上好子弹，放在用来做枕头的褡裢里。我们互道了晚安，五分钟后，彼此便酣然入梦了。

我想，我一定是太疲倦了，否则不会在这样的房子里睡着。可是，过了一个钟头，一阵难熬的搔痒把我从睡梦中弄醒，心想与其在屋里受罪，不如到外面度过后半夜。我蹑着脚，跨过唐何塞的床铺。他睡得正香，我走出屋子，居然没把他吵醒。靠近门口有一条宽大的木板凳，我躺下去，尽量因陋就简，以了结我的深更残夜。正当我第二次闭上眼睛，忽然觉得有一个人和一匹马的影子悄无声息地在我面前晃过。我立刻坐了起来，认出是安东尼奥，我非常惊讶，便起身迎了上去；他也认出了我，便停了下来。

“他在哪儿？”安东尼奥低声问我。

“在客栈里，他睡着了。他不怕臭虫。你为什么把马牵出来？”

这时我才发现，安东尼奥在马蹄上仔细地裹着旧毯子，以免走路时发出声音。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说话声音再低一点好吗？”安东尼奥对我说，“您不知道这家伙是谁吧，他是何塞·纳瓦罗，安达卢西亚最有名的土匪。这一整天我没少给您暗示，可您却不理会。”

“土匪不土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回答道，“他没有偷过我的东西，我敢打赌，他根本没这个念头。”

“那好吧，不过，谁告发他，就可以得二百金币，离这六公里处，有一个骑兵营地，天亮以前我就能带几条壮汉子来……我本想把他的马牵走，可它的性子太烈，除了纳瓦罗，谁也不能接近它。”

“那个苦汉子什么事得罪了您，您要去告发他？再说，你敢肯定他就是你说的土匪吗？”

“完全有把握，刚才他跟我到马棚，对我说：‘你好像认识我，



要是你对那位好心的先生说出我是谁，我就崩了你的脑袋。’先生，你留在他身边，不用害怕，只要他知道你在这儿，就不会起疑心。”

我们边走边说，这时已经离开客栈相当远了，估计听不到马蹄声了。转眼间，安东尼奥把裹在马蹄上的破布扯掉了，准备翻身上马。我软硬兼施，想把他留住。

“我很穷，先生。”他对我说，“二百金币不能丢掉；不过，您要小心，纳瓦罗一旦醒来，必然首先扑向短统枪，千万小心！我嘛，已经断了退路，您设法自己对付吧。”

我对向导的行为非常气恼，感到有些不安，考虑了片刻以后，我又回到了客栈。唐何塞还在熟睡，可以看出他已疲劳至极。我粗暴地将他推醒，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醒来时那凶狠的目光和抓枪的动作。为了防备不测，我早已把他的枪移到离他稍远的地方。

“先生，请您原谅，我把您叫醒了，可是我想问问你，要是你看见五、六个骑兵来这里，心里会舒服吗？”

他跳起来，厉声问道：

“这是谁告诉你的？”

“只要消息可靠，管它从何而来？”

“您的向导出卖了我，他将为此付出代价！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在马棚里；我想……可是有人对我说……”

“谁对你说的？……也许是那个老太婆？……”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废话少说，您是想坐在这儿等候那些士兵吗？那就晚安吧，原谅我打扰了您的睡梦。”

“啊！您的向导！您的那个向导！我对他早有怀疑……可是……我会跟他算账的！……再见，先生。您帮了我，上帝会报答您的……我不像您想的那么坏……再见吧，先生……我只是遗憾，无法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您要报答我？唐何塞，我请你答应我一件事，就是永远不要怀疑任何人，永远不要想着报复。拿着，这些雪茄给你路上抽吧！一路平安！”

他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没有作声，拿起短统枪和背包，用我听不懂的方言对老太婆说了几句话，便飞奔马棚。几分钟之后，我就听见他飞奔在田野上的马蹄声了。

我又躺在了我的板凳上，可是却无法入睡。我思忖着，我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瞻前顾后之际，突然发现五、六个骑兵来了。安东尼奥小心地躲在后面，我迎上前去，告诉他们，土匪两个小时之前就逃之夭夭了。队长盘问那个老太婆，她说她认识纳瓦罗，但她孤苦伶仃，绝不敢冒生命危险去告发他。她还补充一句，他每次来她这里，总是习惯半夜动身。至于我嘛，必须走好几里路向一位行政长官呈验我的护照，并签署一份陈述书，才能继续我的考古调查研究。安东尼奥有点恨我，因为我妨碍了他赚到二百金币。不过，我们在科尔多瓦还是像好朋友那样地分了手，我尽我的财力所能，给了他一笔额外可观的酬金。



我在科尔多瓦住了几天，有人告诉我，多明尼各会图书馆里有手稿，可以告诉我关于门达的有用资料。我受到善良神父们的盛情接待。白天在修道院里，黄昏到城里散步。在科尔多瓦，夕阳西下时，总有许多人聚集在瓜达尔基维尔河右岸。在这里有一大奇观。晚钟敲响之前几分钟，便有一大群女子云集河边，站在高高的堤岸下面，没有一个男子敢混杂在其中。晚钟一响，人们就认为黑夜来临。最后一响敲过后，在场的女子个个脱衣入水。于是，叫喊声、





嬉笑声、一片喧哗。男人们站在堤岸上欣赏着浴女，虽然个个睁大了眼睛，却看不见什么。暮色苍茫，恐怕只有猫眼才能分辨出哪个是卖橘子的龙钟老太，哪个是最漂亮的风流女工。

一天黄昏，我正倚着堤岸的栏杆抽烟，发现一个女人从水中登上河梯，走过来坐在我的身边。她头上插着一大束茉莉花，花瓣在夜间散发出醉人的芬芳。她衣着简朴而且有些寒酸，深身黑色，同大多数夜间风流的女工一样。出水女郎来到我身边，让头巾滑落在肩上，我朦胧看见她小巧玲珑，身段苗条，还有一双大眼睛。我立刻扔掉雪茄。她明白这是法国式的礼貌，连忙对我说她喜欢闻雪茄的味道，如果遇到好烟，还能抽上几口呢。幸好我的烟盒里还有这样的烟，便立刻献给她，她居然赏脸抽了一支。我同这位漂亮的浴女一边抽烟，一边谈话，堤岸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想，邀请她去吃冷饮应该不算是冒昧，她经过一番谦让后就接受了。可是她要知道现在是几点钟，我按响了报时表，响声似乎使她惊讶万分。

“老外先生，你们的发明真了不起，您是哪国人？一定是英国人吧？”

“我是法国人，您呢？小姐或者太太，您大概是科尔多瓦人吧？”

“不是。”

“至少您是安达卢西亚人，从您柔和的口音中我听得出来。”

“看样子您对各地口音都很熟悉，您一定能猜到我是哪里人。”

“那么，您





大概是摩尔人，或者……”我不敢说她是犹太子。

“算了吧！您明知道我是波希米亚人，要不要我给您算算命？您听说过嘉尔曼西塔吗？就是我。”

我虽无宗教信仰，但好奇心驱使我答应了，“好哇！”我心想：上星期我与土匪共进晚餐，今天又同一个魔鬼的门徒一起喝冷饮，真是走天下路，见天下事呀！

说话间，我们走进了咖啡馆，靠一张小桌坐下，桌上有一支蜡烛照明。这下子，我可以仔细观察这位姑娘了。她美丽无比，至少在我见过的波希米亚人中艳压群芳。她的皮肤光亮，但接近铜色；她的眼睛虽然有点斜视，但大得可爱；她的双唇稍显丰厚，但色泽鲜艳；露出一口白牙，比去掉皮的杏仁更洁净；她那乌黑的长发，也许有点粗，却像乌鸦的翅膀泛着蓝色的光泽。概括地说，她的每一个缺点，都有一个优点作陪衬，对比之下，优点则更为突出。她的美是一种奇特的美，野性的美；她的脸乍一看令人惊奇，却叫你永远不会忘记。尤其是她的那双眼睛，有一种既勾魂又凶悍的神色，这在别人眼中是无法找到的。

在咖啡馆里算命似乎有些可笑，因此我请求漂亮的巫婆允许我陪伴她回家，她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但她还想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她请我把表拿出来再按一下。

“这表是金的吗？”她仔细地观赏着我的表。这时天已全黑，我们散步在市区边上，穿过瓜达尔基维尔大桥，在一所破屋子前停了下来。一个小孩给我们开了门，女郎对他说了几句话，可我一句也不懂，那个小孩子立刻走开了。留下我们两个在这间宽敞的房子里，屋子里只有一张小桌，两张凳子和一个箱子，还有一个水罐，一堆橘子和一把洋葱。

波希米亚女郎从箱子里取出一副用旧了的纸牌，一块磁石，一只干枯了的蜥蜴，以及其他算命的必备品。然后她叫我用一个钱币在左手上画十字，巫术就开始了。从她那细枝末节中，我看出她只





不过是个半路出家的女巫。

可惜不久后我们就受到了打扰。房门蓦地被人推开，一个男人闯了进来。他愤怒地斥责了波希米亚女郎，虽然我听不懂他说什么，但从语调中分析，他正在发脾气。可女郎看见他既不生气，也不惊奇，反而迎上去，用土语滔滔不绝地对他说了一通，我只懂了一个重复好多遍的词儿：“佩依罗”。我算明白了，这个词是波希米亚人用来称呼外族人的，假如他们在谈我，那我就有麻烦了，我抓起一只板凳腿，想看准时机就朝那个男人头上砸去。那家伙粗暴地推开波希米亚女郎，朝我逼来。突然他后退了一步：

“啊！先生，”他说，“原来是您！”

我看了他一眼，认出他是我的朋友唐何塞。这时，我真有点后悔当初没让人把他绞死。

“噢！原来是您，老朋友！”我笑着喊道，尽量掩饰我的不满，“您打扰了这位小姐，她正在给我算命。”

“又来这一套！”他狠狠地瞪着她，咬牙切齿地说。

可是，波希米亚女郎继续用土语跟他说话，越说越生气，眼睛充血，她变得十分可怕，她脸上的肌肉抽搐着，不停地跺脚，看起来她在逼他干什么事，而他却犹豫不决。我见她总是用小手在脖子上抹来抹去，我疑心她是想让他割我的脖子。

唐何塞没有理她。无奈，那女郎鄙夷地瞪了他一眼，走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盘膝而坐，剥了一个橘子，吃了起来。

唐何塞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带到街上，我们默默无语地走了大约二百步，然后他伸手一指：

“从这儿一直走，您就可以上桥了。”

说完，他转身就走。我回到客栈，心中颇感不快，然而糟糕的是，我发现我的手表不翼而飞了。

我考虑再三，既不想讨回手表，也不想请市长帮忙。我结束了对多明尼各会珍藏手稿的研究工作，想去塞维利亚。在安达卢西亚





忙了几个月后，我想回到马德里，途经科尔多瓦。但我对那座美丽的城市和瓜达尔基维尔河的浴女们已经产生了反感。不过有几个朋友需要拜访，还有几件事要办，得在这个穆斯林亲王们的古都再停留三天。

我回到多明尼各会修道院，一位对我研究门达遗址的工作颇感兴趣的神父，张开双臂欢迎我：

“感谢天主！欢迎您，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全都以为您死了呢；您居然没有被谋杀，因为我们知道您被抢劫了。”

“你们怎么知道？”我惊奇地问。

“就是您那只漂亮的报时表嘛！以前，您在图书馆工作时，每次我们叫您去听唱诗时，您就按那个报时表。现在它已经找到了，您去领回来吧！”

“就是说，”我尴尬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不知道表丢在什么地方了……”

“那个坏蛋已经被关起来了。他那种人，为了抢一个小钱也会向一个基督徒开枪。所以我们担心，生怕他把您杀了。我同您一块儿去市长那儿，把您那块漂亮的表领回来。这回，你可不能说西班牙的司法机关不尽职呀！”

“我老实对您讲，”我对他说，“我宁可丢掉表，也不愿出庭作证去吊死一个穷鬼，尤其是因为……”

“噢！请您放心，有不少人去作证，我说吊死还错了呢。偷您表的那个匪徒是个小贵族，后天他就要受绞刑，绝不赦免。您看看吧，多偷一件少偷一件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命运。他不仅偷东西，而且还犯过杀人案，一件比一件吓人。”

“他叫什么名字？”

“这地方的人管他叫唐何塞·纳瓦罗，他还有一个巴斯克名字，我念不出来。我说，此人值得一看，您既然喜欢了解各地的奇闻逸事，就不应错过机会去见识一下，这个坏蛋是如何在西班牙闹